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四十二卷目錄

孫子部彙考一

周 總一則

孫子部彙考二

唐杜牧孫子注 自序

宋梅堯臣孫子注 歐陽修序

孫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兵權謀



隋書經籍志 兵家

唐書藝文志 兵書

宋史藝文志 兵書

宋鄭樵通志 兵書 營陳 兵陰陽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兵權謀

馬端臨文獻通考 兵家

明焦竑經籍志 兵家

孫子部總論

宋蘇軾文集 孫武論一 孫武論二

朱子語錄 諸子

孫子部藝文

孫吳傳贊 漢司馬遷

孫子部紀事

韓子部彙考一

周 總一則

漢 武帝建元一則

北魏 道武帝一則

宋 哲宗元祐一則



韓子部彙考二

明張鼎文校刻韓非子 自序

張榜韓非子纂 自序

韓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法家

隋書經籍志 法家

唐書藝文志 法家

宋史藝文志 法家

宋鄭樵通志 法家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法家

馬端臨文獻通考 法家

明焦竑經籍志 法家

韓子部總論

孔叢子 答問篇

後漢王充論衡 非韓篇

宋蘇軾文集 韓非論

黃震文集 韓非論

朱子語類 韓子



韓子部藝文 詩

韓非

晉陶潛

韓子部紀事

韓子部雜錄

經籍典第四百四十二卷

孫子部彙考一

周

周時吳孫武著孫子十三篇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 按孫武列傳孫子武者齊人

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

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

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

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



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  
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  
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  
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  
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  
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  
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  
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  
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  
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  
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  
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  
言不能用其實于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  
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孫子部彙考二

唐杜牧孫子注三卷

按牧自序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  
由冉求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  
者吏之所爲也驅兵數萬擷其城郭纍其妻子斬其  
罪人亦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  
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治  
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民爲  
國家者使教化流通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



取吏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誦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于冉有曰子之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

聞其戰法實未之詳也夫不知自何代何年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甚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爲最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



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此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較今奇祕長遠策先定于內功後成于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十里殺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

當不以爲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于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



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戰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

盡解其書不然者曹其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爲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員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免者大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宋梅堯臣孫子注三卷



按歐陽修序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  
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  
者尤多武之書本于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  
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長短其設施各異  
故或膠其說于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  
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  
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  
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  
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將出兵千里

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有違者  
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于兵也  
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  
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  
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  
用其書止于彊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  
豈武之術盡于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  
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  
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



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序次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于偏見者皆挾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于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孫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兵權謀

吳孫子八十二篇

注

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臣於闔

廬

隋書經籍志

兵家

孫子兵法二卷

注

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

孫子兵法一卷

注

魏武王凌集解

古今圖書集成



孫武兵經二卷注張子尚注

鈔孫子兵法一卷注魏太尉賈詡鈔梁有孫子兵法

二卷孟氏解詁孫子兵法二卷吳處士沈友撰又孫

子八陣圖一卷亡

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

續孫子兵法二卷注魏武帝撰

孫子兵法雜占四卷

唐書藝文志

兵書

魏武帝注孫子三卷

又續孫子兵法二卷

兵書捷要七卷注孫武

孟氏解孫子二卷

沈友注孫子二卷

吳孫子三十一壘經一卷

李筌注孫子二卷

杜牧注孫子三卷

陳皞注孫子一卷



古今圖書集成  
賈林注孫子一卷

宋史藝文志

兵書

孫武子三卷

朱服校定孫子三卷

魏武帝注孫子三卷

蕭吉注孫子一卷

注或題曹蕭注

賈林注孫子一卷

陳皞注孫子一卷

宋奇孫子解并武經簡要二卷

李筌注孫子一卷

五家注孫子三卷

注魏武帝杜牧陳皞賈隱林

杜牧孫子注三卷

曹杜注孫子三卷

注曹操杜牧

十家孫子會注十五卷

宋鄭樵通志

兵書

孫子兵法三卷

注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

古今圖書集成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四百四十二卷孫子部彙考三之三



孫子兵法一卷注魏武王凌集解

又一卷注蕭吉注

又二卷注孟氏解詁

又二卷注吳沈友撰

又一卷注唐李筌撰

又一卷注杜牧撰

又一卷注唐陳皞撰

又一卷注唐賈林注

又三卷注何延錫注

又一卷注張預注

又三卷注王哲注

又一卷注宋朝梅堯臣注

孫武兵經三卷注張子尚注

鈔孫子兵法一卷注魏太尉賈詡鈔

續孫子兵法二卷注魏武帝撰

孫子遺說一卷注鄭友賢撰

營陣

孫子八陣圖一卷



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

吳孫子三十三壘經一卷

兵陰陽

孫子兵法雜占四卷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兵權謀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注圖九卷

史記孫武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止  
義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

下二卷杜牧注孫子序曰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  
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注  
始計至用間

隋志梁孫子八陣圖一卷注周禮車僕注孫子八  
陣有萃車之陣

鄭氏曰圖經也書緯也七略收書不取圖唯任宏  
校兵書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武經  
摠要曰今之祕府所存孫武書惟十三篇無圖其  
所言權謀之事極爲精密戰國如一孫吳起輩號



善用兵者而著書皆有圖漢名臣如韓信子房刪定亦著其法周公六典司馬敎坐作進退之度蓋陣法者所以訓齊士衆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歐陽氏曰孫武常以其書干吳王闔廬闔廬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蘇氏曰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

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義盡然起始用于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乃如是書之不足信固矣

馬端臨文獻通考

兵家

魏武注孫子一卷

晁氏曰吳孫武撰魏武帝注按漢藝文志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今魏武所注止十三篇杜牧以爲武



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此書云其序略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武所著深矣水心葉氏曰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孫吳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爲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

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爲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穎考叔曹劌燭之武鮒設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爲大將乃不爲



古今圖書集成  
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  
辨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爲  
奇險不足信

高氏子略曰周衰則隳法蕩紀政不克綱強弱潰  
凌一趨於武侈兵圖霸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  
謀帥行師命意立制猶知篤禮信尚訓齊庶幾三  
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於毒始  
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義  
而依詐凡其言反覆其變無常智術相高氣驅力

奪故詩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索然無遺澤矣  
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也吳  
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無所以爲強吳勝  
越者二十年間闔閭旣以戰死夫差旋喪其國方  
是時武之言兵亦知爲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如  
反掌固無待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陳氏曰世之言兵者祖孫武然孫武事吳闔閭而  
不見於左傳不知果何時人也

李筌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唐李筌注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歷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

杜牧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唐杜牧牧之注牧以武書大抵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注解十不釋一蓋惜其所得自爲新書爾因備注之世謂牧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知兵者有取焉

陳言孫子三卷

晁氏曰唐陳皞撰皞以曹公注隱微杜牧注闊疎重爲之注云

紀燮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唐紀燮集唐孟氏賈林杜佑三家所解

梅聖俞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皇朝梅堯臣聖俞注歐公爲之序

歐陽氏序曰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

一有至二十餘家五字

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



古今圖書集成  
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  
智有短長其設施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  
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  
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  
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  
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  
漢而王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  
如此吾友聖俞乃自爲注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  
傳

朱子語錄曰歐公大段推許梅聖俞所注孫子看  
來如何得似杜牧注底好

王皙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皙注皙以古本校正闕誤又爲之  
注仁廟時天下久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旣叛邊將  
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本朝  
注解孫武書者大抵皆其時人也

何氏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未詳其名近代人也



古今圖書集成  
明焦竑經籍志

兵家

孫子兵法三卷注魏武帝注

蕭吉注孫子三卷

吳沈友注孫子三卷

陳皞注孫子三卷

紀燮注孫子三卷

杜牧注孫子三卷

王皙注孫子三卷

賈林注孫子三卷

李筌注孫子三卷

梅堯臣注孫子三卷

孫子集注十三卷

孫武兵法三卷注張子尚注

鈔孫子兵法一卷注魏賈詡

續孫子兵法三卷注魏武帝

孫子遺說一卷注鄭友賢

孫子八陣圖一卷

古今圖書集成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四百四十二卷孫子部彙考三之十一



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

吳孫子三十三壘經一卷

孫子兵法雜占四卷

孫子部總論

宋蘇軾文集

孫武論一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



不難於用而難于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于西而忘于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

不役於利也夫不役于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尙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于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



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强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二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于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賊亦不在于敵國患在于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



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于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

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宋邵雍皇極經世書



觀物外篇

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朱子語錄

諸子

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真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子非管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

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朱子語錄

諸子

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卽奇爲正卽正爲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辯曰昔吾夫子對衛



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乃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人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此段本不必辨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

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悖之甚與予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爲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孫子部藝文

孫吳傳贊

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孫子部紀事

後漢書馮異傳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  
三國志魏武帝本紀註孫盛異同雜語云博覽羣書  
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註孫武十三  
篇皆傳於世

吳呂蒙傳註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  
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孤統事以來省三史諸  
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  
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孔子



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助耶

梁書羊侃傳侃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

明外史儒林黃潤玉傳潤玉註孫子兵書

韓子部彙考一

周

周王之時韓非著韓子二十卷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 按韓非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



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  
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  
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  
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于秦不能自  
脫按說難文  
今不錄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  
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  
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  
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

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  
不爲秦此入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  
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  
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  
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  
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太史  
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

漢

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罷韓非之言



按漢書武帝本紀建元元年冬十月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北魏

道武帝登國 年公孫表上韓非書

按北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公孫表傳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

宋

哲宗元祐二年詔舉子不得以申韓書爲學

按宋史哲宗本紀元祐二年春正月戊辰詔舉人程試主司毋得于子書命題 按呂公著傳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博上第故科舉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



韓子部彙考二

明張鼎文校刻韓非子二十卷

按鼎文自序漢志諸子略凡十類百八十九家灋家居第四唐六典子類十四藝文志子類十七六百九家法家皆居第三太史公曰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治太上以道其次以法韓子法家其所著書無非鉤箝決摘之術當是時天下專習法令以吏爲師詩書六藝之文棄而不講故終其書無仁義忠厚之言無欽恤明慎之意今讀其



五十五篇篇言其槩曰初見秦干秦也數秦之失而欲一舉以成霸王之道從衡之說似之曰存韓連荆魏以疑齊趙齊趙定而天下服是故不免有非終爲韓之疑李斯得以殺非者此也曰難言多懼思也其將有言也而先固其主歟曰愛臣收權也曰主道虛靜以待下黃老之遺術也曰有度強國也國可以刑法強不可以刑法不亡而況可以刑法使臣忠廉仁義也歟哉曰二柄罪必刑功不賞虎其君徇其臣豈功疑惟予罪疑惟去之意曰揚權名正物定執一以

靜道德虛靜安用刑法曰八姦蠱君之術盡矣曰十過人主之通鑒也曰孤憤憤大臣也其阻於當塗作歟曰五不勝之勢歷肝膽矣曰說難以逆爲順多虞也曰和氏以和氏之刖喻吳起之支解商君之車裂也曰姦刼弑臣以管仲之治齊商君之強秦爲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曰亡徵可亡之道四十有八而刑法之意寓焉風摧蠹木雨壞隙牆湯武之於桀紂是也曰三守其端一也幾事密則無三刼之患矣曰備內家道也防及妻子誰與信者曰南面嚴於收



權而終以必行通變不倦革道也曰飾邪龜策無信而明法有功也曰解老深於老也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孰謂非也有此言也曰喻老重賞罰也在君則勝臣在臣則勝君亦收權之意也曰說林皆古人詭稽突梯所爲而非特表出之固智術之所尚也曰觀行資於人也曰安危自勵也曰守道重於全身預於立法曰用人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未嘗無怨心者曰功名主得臣而名實成也曰大體以天地江海日月山谷爲量而有長利大功之積曰內儲說上

篇詭祕矯詐無所不至而下篇參疑廢置之事則亦春秋之所以示戒者也曰外儲說四一曰左上以先王仁義不能正國皆諸嬰兒之塵飯塗羹可戲而不可食也中山好士而可攻必其士怠而兵弱農惰而國貧者然耶非耶二曰左下誅賞毀譽庶幾殺之不怨利之庸庸之意然用有公私則王霸之所由別也三曰右上三節以君治臣而一切以忍心從事國狗社鼠古今有之忍痛彈疽未易得也四曰右下五節責成立功善馭臣也子之燕噲事與孟子不同而禹



益相詐啓益相攻抑又滋惑之甚禹益異世得謬其傳之噲同時亦詭其說矯軻之正耶非肆其妄耶曰難一齊桓公三往處士乃其好仁義之美節而以爲輕上侮君之俗是固以太公殺狂裔爲當者也曰難二趙簡子處危而士奮言可感也謂不可使百族之子皆若孝子之愛親是何言也曰難三以儉而無術不免於貧齊桓公侈于桀紂猶冠五霸是何言也曰難四天子無道諸侯伐之諸侯無道大夫伐之故湯武王而齊晉霸安得以爲常也曰難勢天下賢不如

勢勢不必賢亦以法術勝仁義之說也曰問辨法令有定文學不得非之誹謗之令無已也曰問田吳起支解商君車裂曰亂主闇君之咎也曰定法申不害佐韓七十年而不霸商君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帝非無法則無術也非韓人而在秦處申商之間韓亦不霸秦亦不帝何也曰說疑獨以后稷皐伊周召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爲霸王之佐明於任臣則趙敬侯縱欲無度而饗國數十年不明於任臣則燕噲有聖王之節而不



免於亂好專也曰詭使私智相高故上不勝下曰六反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之令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也無愛吏之令行於民也萬父慈不如嚴也曰八說曰八經文之變也頗不類非作八說曰法以制事以名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權術也商管異世而非並稱可疑也八經曰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夫以智力窮人鬼道也曰五蠹曰顯學曰忠孝文之至也五蠹之意以文學言談盛於耕戰帶劍私門

末作之弊亦其時之遺波也顯學之意以學術無益而富彊有用廣譬長喻心駭而神動也忠孝之意詆訾孔子堯舜湯武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皆非所以教天下狂者之言也曰人主與近習當塗論人言行智者使策於愚人賢士程能於不肖通論也曰飾令陰符之遺也曰心度禁先其本兵戰其心言豫也曰制分刑賞分別也蓋里相坐止姦也私告任坐發姦也五十五篇略止此矣夫非之學止於刑名非之意主於刻核考其學術與荀卿李斯商鞅尸佼李悝申



不害之徒共爲師友各以智術相勝當時不知李斯之害己是不智也卒墮於斯之術中而不能出是無術也爲法之弊反中其身非斯則同特後先耳非之書未行止于獄死斯之術已用遂至車裂天道之報昭昭哉序以爲非喜刑名法術而歸其本于黃老余則以非喜黃老而歸其本于刑名但其書出自先秦載古人事多奇倔後世儒者賴以爲據古今學士列於諸子與經史並行其文則三代以下一家之言絕有氣力光燄秦王讀之已有寡人得見斯人死不恨

矣之歎況千載之下舉業害文大傷氣格學士選其近正者讀之未必不如更幟易令登陴一鼓以助三軍之氣也漢志史記列傳隋唐志皆云二十卷五十五篇而王伯厚獨言今本五十六篇未知所定嘉靖辛酉歲五月端陽日浙西張鼎文書

張榜韓非子纂二卷

按榜自序夫審乎不龜手之藥或不免乎泔緝統而或可以博裂地之封者而後可與讀韓非氏夫韓非氏之不能以其身免也兆已在乎其所著之書矣而



博士家神明而用之烏在其賈要領于咸陽之市者  
我不借之以發肝膈之幽思而折寰中之奇致哉故  
掇其才可以發吾才而鑒其所以用才者且可沉可  
恣以善用吾才張儀之才不及蘇季以其不及也而  
又以其當季子時也是故弢之以存舌而舌之銛然  
者終鼓掉於山東西之國而莫之仇非之才過李斯  
以其過也而謂可以當李斯時而自爲時也故舌如  
電光而无以其舌存而併无以其要領存是故士有  
才而張之也毋寧其謹閤之也且吾觀韓子而知猜

之不可長而知凶德之不可首也韓子以生人之類  
自君臣至其妻其子而皆我之賊也其妻子而賊則  
誰不爲賊者乎秦王猜驚韓非教孫則豈顧以非子  
爲親于其妻與子而不爲賊耶而韓子之法擊斷无  
諱秦王不斷之于非且誰斷耶鄰父之于宋人也謂  
不築圯牆而虞盜而宋人竟疑鄰父爲盜桃誰氏爲  
吳王鑄截甲之劍曰謹閤之母泄亦母輕試也吳王  
曰不試且烏知善且吾能從子之言而毋泄而不能  
必子之爲我毋泄也殺桃誰氏此二者非子之謂也



置其人論其文其文過刻者猶之乎芟之也其過俚者猶之乎芟之也內外儲篇懼其芟之而不成一體然評語不甚賞許者猶之乎意芟之也曰如是是可善用韓非氏至夫善用韓非氏者寧僅僅盡是也萬曆龍在辛亥律應應鍾哉生明金陵張榜賓王甫題

韓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法家

韓子五十五篇注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

法家

韓子二十卷目一卷注韓非撰

唐書藝文志



法家

韓子二十卷

注

韓非撰

尹知章注韓子

注

卷亡

宋史藝文志

法家

韓子二十卷

注

韓非撰

宋鄭樵通志

法家

韓子二十卷

注

韓非撰唐有尹知章注今亡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法家

韓子五十五篇

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沙隨程氏曰非書



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于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注韓安國受韓子雜家說馬端臨文獻通考

法家

韓子二十卷

晁氏曰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萬餘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急攻韓得非後用

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高氏子略曰今讀其書往往尙法以神其用薄仁



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卽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與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

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明焦竑經籍志

法家

韓子二十卷

注

韓非撰李瓚注



韓子部總論

孔叢子

答問篇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于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遇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



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鑒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于羣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

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會無忤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于小道塞耳于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否于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王充論衡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

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



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謬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

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僞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循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



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彊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

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卹到魏文侯式之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罰賞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按秦之



強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強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脩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強則奮威秦以兵強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于木之操高魏

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強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卽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歡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過強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投干木之閭卻強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



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強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

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櫟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



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

潔之人貪故能立功僑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



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剽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疎絕恥辱至身

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



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搆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搆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

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



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翌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

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搆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



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郭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奔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涓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

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涓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于胷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



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闕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己者己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己失法也備溺不闕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己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

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蘇軾文集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于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



古今圖書集成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于夫婦父子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  
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  
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  
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  
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



古今圖書集成  
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  
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  
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  
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  
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  
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黃震文集

韓非論

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爲亂而兼取  
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己  
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疎遠一  
日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耶送死  
秦獄愚莫與比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之流弊  
亦詎料至此噫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  
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爲無稽  
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真有是  
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真而異



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說具在而不察耶  
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辨者屈焉及乘白馬  
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辨可以勝一  
國考實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于異端嘗有括其實  
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爲燕王削棘刺之端爲  
猿母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久齋而  
試之耳王乃養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然則其所以  
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削此不然物也王因  
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于異端果嘗有訊其妄

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  
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爲黃帝之兄甚矣  
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鉤梯而緣播吾刻人迹其上  
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  
異端往往鑿迹崖石之巔其爲播吾之迹愈悖矣而  
人反以爲神非之辨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  
者

朱子語類

韓子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曰張文潛之說得之 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韓子部藝文

詩

韓非

晉陶潛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

枝一作伎 辨名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



韓子部紀事

史記韓長孺傳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

漢書地理志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

劉陶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辨疑凡百餘篇



酷吏傳樊噲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

術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  
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

魏書公孫表傳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  
推移遂至亡滅且國俗敦樸嗜欲寡少不可啓其機  
心而導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韓非書二十卷

李先傳太宗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

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

於內賜先絹五十匹絲五十斤雜綵五十匹御馬一

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十二

劉昫傳昫敦煌人注韓子行于世

宋史高若訥傳若訥強學善記尤喜申韓管子之書

范鎮傳鎮學本於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

孫永傳神宗爲潁王出新錄韓非子畀官僚讎定永  
曰非險薄刻核其書背六經之旨願無留意王曰廣  
藏書之蓄耳非所好也



韓子部雜錄

芥隱筆記史記季布言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乃祖韓非子魯丹曰夫以一言善我必以一言罪我

韓非子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東坡六國論用此語

丹鉛總錄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



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此朱子自荀注而見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改正者乎

嘗讀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

章緣起謂連珠始于揚雄非也

弇州山人藝苑卮言韓非子文甚奇

弇州山人宛委餘編史記載宰我爲齊相作亂夷其宗後人以爲闕止之誤韓非子難言篇宰我不免於田常則在其時已記之矣

韓非云宋子罕與田恆九人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又云宋人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然則子罕者左氏以爲賢相而韓非以爲弑君之賊也



